

穿越·COS



穆丹枫 著

有些缘分是前世注定的，哪怕一方是仙，一方是魔。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一袭白衣，¹绝世容颜，他，是魔界的新至尊。

有时机灵，有时迷糊，她，是仙界的三流小仙。

第一次见面，他看到她这个神仙从天上掉下来的模样……

第二次见面，她和他抱在了一起，她在上，他在下……

第三次见面，他和她差一点洞房花烛……

前世他们是人人艳羡的爱侣，今世却是天生的冤家对头，仙魔道，爱与仇，情丝寄何处？

建议上架：穿越小说

ISBN 978-7-5399-4585-9



9 787539 945859 >

定价48.00元（全二册）

系列(4) 仙侠类小说



穆丹枫 著

有些缘分是前世注定的，哪怕一方是仙，一方是魔。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君的笨笨仙妃 / 穆丹枫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399-4585-9

I. ①魔… II. ①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0599 号

书 名 魔君的笨笨仙妃

著 者 穆丹枫

责任编辑 胡 泊

责任校对 闻 艺

文字编辑 陈 媛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通联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00 千

印 张 34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585-9

定 价 48.00 元(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MoJunDe

BenBenXianFei Contents

目 录

001	引 子
004	第一章 天上掉下个小笨仙
024	第二章 自我择主的神剑
044	第三章 白洞得灵兽
062	第四章 六芒阵中共生死
081	第五章 迷城旧梦
105	第六章 乱点鸳鸯谱
125	第七章 亦真亦幻梦前生
148	第八章 浩劫临世
175	第九章 臭狐狸登场
198	第十章 狐仙戏笨仙
224	第十一章 骗 婚
246	第十二章 毁 婚

引 子

漫天的雾。

雾中隐隐一座小桥，桥下阴风阵阵，水雾滔滔。

桥头一个茶摊，一个白发婆婆脸上带着僵硬笑容劝着每一个要过桥的鬼魂：“喝吧，喝吧，喝了这碗汤你就可以忘记前世的种种不愉快，重新做人。”说着，手里便变出一碗冒着绿气的汤，递了过去，有的鬼魂是随手接了喝下，而有的鬼魂却拒绝般地眨眼睛。于是，迷雾里就会出现两个小鬼，一左一右挟持着那不肯喝汤的鬼魂。每每这时，那老婆婆都会不耐烦地强行给他把汤灌下……

那老婆婆刚刚打发了一批鬼魂，正要坐下歇口气。忽然一个寒战，猛地惊跳起来！眼前已出现了一个白衣人，就离她不到一米处！

那老婆婆这千万年来见过的鬼魂不知有多少，可像这样迅疾的鬼魂却是生平第一次见到！细打量那白衣人，心中忽然一动：“莫非是‘那话儿’到了？”白衣人相貌是难得一见的俊雅，神情却是似喜似悲的。低声问道：“这里可是阴司？”那老婆婆呆呆地点了点头，还未醒过神来！

那白衣人忽然仰天长叹了一口气，喃喃地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云妹，二十年了！我终于要看到你了！你……你可也想念我吗？”

那孟婆到此刻总算是醒过神来，她上下仔细地打量了那白衣人一番，咂了咂嘴，叹了口气道：“看来你就是张丹枫了，果然是名不虚传！你说的云妹可是云蕾？”

那白衣人身子猛地一颤，忽然一把抓住孟婆的手：“你……你知道我的云妹？她……她如今在哪里？快带我去见她！”他由于过于激动，声音都有些打颤。

孟婆却是长长叹了口气道：“你来晚啦，她十五年前就已经去投胎了，你见不到她了！”张丹枫犹如寒冬里被当头泼了一大盆冷水，猛地后退了两步，脸色刹时苍白如纸。刚获得希望后的失望几乎令他窒息！孟婆怜悯地看着他：“小伙子，把她忘了吧。喏，把这碗汤喝了，你就可以把前事忘记重新做人了。”说着，手里就又变出一碗汤递到了张丹枫面前。张丹枫猛后退了两步：“不！我死也不要把她忘记！她投胎在哪里？我也要去那里！”孟婆长长叹了口气，手一挥，脚下云雾忽然散开：“小伙子，你来看看，你的云妹就在那里。”

张丹枫心神震动，慌忙向下一看。这一看，便如遭了雷轰电掣，顿时做声不得！但见在一片青山绿水间有一座大的宅院，宅院之中有一位妙龄少女正在练剑。但见：剑光如雪，白影如电，满场飞舞，当真是剑如游龙，人如彩凤。忽然剑光一停，那少女持剑而立，姿态悠闲，美目含笑，顾盼生姿！不是云蕾，又会是谁？

张丹枫不觉一声高叫：“云妹！”就欲扑下去。孟婆手一挥，脚下重又云雾弥漫。她叹了口气道：“小伙子，你的心上人如今已经十五岁了。就算你现在去投胎，也比她整整小了十五岁，只怕不等你长大她就已嫁为人妇啦！你还是忘了她吧！”

张丹枫哈哈一笑，决然道：“我已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不要忘了她，我只要见到她！”一挥手，将孟婆手里的那碗汤打翻在地，转身向桥上的轮回盘走去。

孟婆望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悟地点点头，眼里忽然闪现出一丝笑意，扬声叫道：“小伙子，你想不想不用投胎，现在就看到她？”

她这一句话尚未落地，忽然眼前一花，张丹枫已站在她的面前，双目如星，紧紧盯住她，颤声道：“你……你有什么法子？”

孟婆微微一笑，闭目默念了一番咒语，手中忽然出现了一个鲜红如血的仙桃。递与张丹枫道：“这是天上王母的瑶池仙桃，你吃下去就会成为一个神仙，不老不死，愿意什么时候找她都可以。”

张丹枫看了那仙桃一眼，见那仙桃红得妖冶，不觉皱了皱眉，狐疑道：“这……这真的是瑶池仙桃？”

孟婆哼了一声，收回了手，冷冷地道：“我见你可怜，又敬你是个人物，这才把这颗王母钦赐仙桃给你享用，谁知你竟然……哼，你不要就算啦。还是我老婆子自己享用吧！”说着就要往自己的嘴里送去……

张丹枫大吃一惊，他心中虽有狐疑，怎奈这是唯一可以见云蕾的机会，他如何能放过。一咬牙，接过仙桃几口吃了个干净！

孟婆眼中忽然闪过一丝邪气，嘴里念动咒语。张丹枫身子一颤，眼前一黑，扑通一声摔到在地。竟就此失去了知觉，身子也在一团光华中慢慢缩小……

孟婆长吁了一口气，喃喃地道：“小伙子，你可别怨我，谁让你如此优秀，优秀得连魔王也难把你放过，他等这一天已等了六十多年了！不过我也没骗你，你确实是不老不死，不过不是成仙，而是成魔……好在我在那仙桃里还添加了忘忧汤，你就会把前世的情怨统统忘却，所以你也太痛苦的……”她手一张，便把张丹枫的元神拢入袖中，向魔界飞去……



一道红光掠过天际，那红光绚烂似火，妖冶如血，霎时间染亮了大半个天空。红光散尽后却又冒起一圈金光，久久不散……

峨嵋山静心院内，已闭关修炼数月的静心老尼蓦然大睁双目，凝视着红光消失的方向长长叹了口气，道：“魔星出世，灵气竟如此之烈，只怕人间又要面临一场浩劫！咦，这魔星怎会又带了如此强的佛光？这……这又是怎么回事？”

她长叹一声，开门唤进两个心爱的弟子。她的大弟子名唤青鸾，已随她修行了一百余年，深得其真传。小弟子名唤云蕾，年方十五岁，这云蕾生时甚是古怪，异香满室不说，两手竟然各有一字，左手是“云”，右手为“蕾”。其父母深以为异，以为她是妖孽转世，惊怕之下竟把她弃之荒野。多亏了静心老尼从此经过，把她收养上山，方才保住了小命，并根据其手上之字起名为云蕾。

且说静心老尼唤进了两个弟子，嘱道：“魔星出世，人间大劫将至，为师要到蜀山和你们青虚师叔共商除魔大计。青鸾，你随为师同去。蕾儿，你功力尚浅，可留此守山，勤练玄功，不得有误！”叮嘱完毕，便携大弟子径向蜀



山飞去。

云蕾眼睁睁看师傅二人飞远，知自己尚未修习御剑飞行之术，无法和师傅同行，心中甚是颓丧，只得在山上苦修。转眼过了十余天，师傅还没有任何消息。这一日，云蕾携剑来到后山一处枫林中练习飞升之术。其时正值深秋，枫叶吐丹，漫山红遍，景致美极，此处也是云蕾最爱。

云蕾苦练了几日，此时已掌握了一些诀窍。她闭目又念了几句口诀，掐着剑诀喝了一声：“起！”竟然真的歪歪斜斜凭空飞了起来。她大喜过望，不由一声欢叫：“我学会啦！”

岂料这一叫，真气蓦然松懈，只飞了三丈来高便一个跟头栽了下来，扑通一声摔在地上。屁股和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疼得她倒吸了一口冷气，眼泪险些涌出来。

“哈哈！”一阵笑声突然从林中传出。云蕾惊得一跳而起，叫道：“谁？谁在那里？出来！”

但见枫林深处一个白衣少年施施然走了出来。这少年看上去也就十四五岁，面如冠玉，双目如星，此时脸上竟然还有掩不住的笑意。云蕾也未想到竟会喝出这样一个美少年来。想到自己刚才的窘样已被他看了个十足十，不由又羞又气，怒道：“你……你是谁？从哪里来的？”

那少年笑嘻嘻地看着她：“你又是谁？在这里又练得什么飞天遁地的功夫？”他这“飞天遁地”四字咬得格外之重。云蕾面上犹如火烧，喝道：“我是问你，你到底是谁？来这里做什么？”那少年眼珠一转，笑道：“我叫……张三，听说这里常有仙人出没，特来此寻访寻访。姑娘可知仙人在哪里？”

云蕾听说他来寻访仙人，不由面露喜色，道：“你这回可问着了，我师傅就是仙人，我呢，现在也算半个仙人啦。”

那少年闻言，蓦然睁大了双眼，忽然哈哈笑道：“你是仙人？哈，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只飞起地皮高就掉下来的仙人！哈哈。”

他只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指着云蕾几乎要跌坐在地上。

云蕾却被他笑了个满面通红，赌气道：“我修习的时日尚浅，自会有些失误，哼！你爱信不信！”

那少年笑道：“你不要生气，我相信啦。我相信你师傅是个仙人，我也相

信你是个仙人——笨仙人……哈哈！”

云蕾脸儿通红，怒看他一眼，顿足道：“你……你……可恶！我不和你说话啦！”不再理他，转身便走！刚走了几步，忽然忆起一事，猛地转过身，瞪视着那白衣少年，诧异地道：“你是如何上来的？”

“走上来的呀。”那少年答得理直气壮。

“怎么会？我师傅明明在此山下设了结界，寻常人是根本不会看到这座山峰的！”

“呵呵，那我就不是寻常人喽。”

“你到底是谁？”

“我是来求仙问道的人呀。笨小仙，这个问题你已经问过一遍啦！”

云蕾气得几乎要跳起来：“你……你！”忽然心中一动：“师傅设的结界威力无比，这少年竟能如此轻易闯过，莫非他真是天纵奇才？”

不由对这少年心存敬意，但看他那一副懒洋洋似笑非笑的神情又觉可气。冷冷地道：“你如真是想来拜师的那可真是不巧，我师傅并不收男弟子，况且她此刻也不在山上。”

那少年叹了一口气道：“是吗？那可真是不巧之至啦。哦，老天！莫非我这样有慧根的人也要抱憾终生吗？”

云蕾见他神态甚是落索，心中竟有些不忍，道：“你不要难过，我师傅虽然不收男弟子，可我在蜀山的师叔是要收的，你可去那里看看呀。你如真有慧根，我师叔是会把你收为门下的。”

“是吗？那我就去那里看看。可……唉，我不认识路呀，那怎么办？”那少年神色又转忧愁。

云蕾脱口道：“我送你过去！”

话一说完，她就后悔得几乎要咬掉自己的舌头。自思：“师傅让我在此守山，我怎能轻易离开？我又何必自告奋勇？”

那少年似乎读懂了她的心事，笑道：“你不是说你师傅的结界厉害无比吗，那还怕什么？”

“你说得倒轻巧！我离开后如有厉害的魔头攻破结界闯上山来，那就遭透啦！”



“呵呵，笨小仙，如真有厉害的魔头攻上山，就凭你那三脚猫的仙术就能抵挡得住吗？”

云蕾愣了一下，可还真给他问住了。

“我……我……我如私自离开，只怕师傅会责怪我啦！”

“这你都想不通吗？你师傅才不是要你守山，而是因为你不会飞才懒得带你去的啦！笨小仙！”

“不要再叫我笨小仙啦！我才不笨！我只是功力尚浅而已！”

“好，好，你不笨，那可不可以带我去找你师叔啦？”

云蕾再找不到不去的理由，气呼呼地道：“好啦，我带你去就是了！”又看了他两眼，皱了皱眉道：“你说你叫什么名字，张三？好难听呀！你怎么会叫这样俗气的名字？不如改个名字吧？”

那少年倒不生气，笑道：“好呀，那你帮我想一个如何？”

云蕾凝思片刻，看了看四周的景色，忽然灵机一动：“枫叶流丹……你就叫张丹枫如何？”说完，心中忽然一跳，竟涌起一种好熟悉，好温馨的感觉……

那少年也是神色一动，哈哈笑道：“好！好！那我就叫张丹枫啦！我们这就走吧？”

云蕾见他竟然如此痛快地采用了自己给他起的名字，心中十分高兴。她回静心院略微收拾了一下，便与张丹枫一同下山去了。

琴声如泉，叮叮冬冬流泻于山谷之中。这琴声回旋婉转，忽高忽低，先如清风细拂，继而如群芳吐艳，花团锦簇，或而间关鸟语，彼鸣我和，一派春阳灿烂的景色。

云蕾坐在一块大石之上，手托香腮，早已听得心醉神驰，浑不知身在何处。她二人下山行了一天，眼见天色渐晚，云蕾便提议歇息，张丹枫也不反对。便找了个背风的山凹席地而坐。过了片刻，张丹枫自行李内拿出一具古琴，随兴弹奏了起来。云蕾初时尚在暗里笑他附庸风雅，可听了片刻，便不觉沉迷其中，浑忘了今夕是何夕……

一曲既终，云蕾如梦初醒，她长吁一声，衷心赞佩道：“丹枫，没想到你竟会弹一手好琴，你……天！这是怎么回事？”

她正想夸赞张丹枫几句，却蓦然惊跳起来，痴痴地指着四周说不出话来。

在他们周围，此刻竟围满了大大小小的野兽，连树梢枝头也落满了各色各形的飞鸟。更奇的是，这样多的走兽飞鸟竟无一丝嘶吼鸣叫，一个个闭了眼睛，身子轻轻抖动摇晃，似乎全都沉浸在琴声中犹未醒来！云蕾见此奇景，不觉失声惊呼起来。

她这一声惊呼，顿把百兽从琴声中惊醒，摇头摆尾，欲四散而去。忽见白影一闪，张丹枫身形骤起，在兽群中一个盘旋，已抓住了一头大鹿。百兽受惊，轰地一声四散而逃，霎时走了个干干净净。

张丹枫舒了一口气道：“好险！一顿上等晚餐差点让你一声惊走，亏得我手脚够快！”说完，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便欲向鹿颈斩落。

云蕾失声叫道：“你干什么？”飞身扑至，一剑挡开了匕首。

张丹枫不解地望了她一眼道：“当然是杀了它做晚餐喽。小笨仙，走了这大半日了，难道你不饿吗？”

云蕾顿了一顿，果然感觉腹中有些饥饿。她看了看那鹿，只见那鹿吓得浑身簌簌直抖，一双黑亮眼睛望着自己，一副可怜巴巴的神情。不由动了惻隐之心，道：“这鹿被你琴声引来，也可算是你的半个知音，你怎忍心杀它？哼，你的心肠好硬！”

张丹枫不由哈哈大笑：“小笨仙，你的心柔慈得过头了吧？那你平时在山上吃什么？总不会真的餐风饮露吧？”

云蕾看了他一眼，小嘴一扁道：“五谷杂粮，蔬菜水果皆可充饥，为何定要杀生？”

张丹枫忽然冷笑道：“五谷杂粮难道就是没有生命的？他们也只不过是不能说不能动而已，难道他们就都该死？”

云蕾窒了一窒，当真给他问住了。张丹枫这些奇谈怪论她以前闻所未闻，这时乍一听到，竟不知如何作答。

只听张丹枫又道：“你们这些修仙派说什么慈悲为怀，不伤蝼蚁之命。那又为何会与傲日神教厮拼数百年？这数百年来你们杀的傲日教徒何止十万？难道他们不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那时你们的慈悲心又在哪里？”

云蕾呆了一呆，忽然跳起来，叫道：“傲日神教乃是魔教，他们作恶多端，



危害人间，自古正邪不两立，我们杀他们是锄魔卫道！”

原来，这傲日神教是千年前兴起的一个教派，因其门下多为旁门精怪，为修仙派所不齿，称之为魔教。双方结仇已逾数百年，缠斗不休，互有胜败。尤其是六十年前的那一战，双方都是损失惨重。修仙派的各派菁英几乎在这一役中死伤殆尽，云蕾的两个师叔也命丧在傲日教主之手。而傲日神教损失了数千教众，傲日教主本人也受了极重的内伤，率领残余的数百教众自封闭与三界之外，不复再到人间。

云蕾在山上时就听师父常常讲起这段公案，在她心中早已把傲日神教和作恶多端、残暴凶残划上了等号，对他们切齿痛恨的。这时忽听张丹枫如此一说，隐隐有维护傲日神教之意。不由气塞胸臆，勃然发作！

张丹枫忽然哈哈狂笑：“哈，原来不伤蝼蚁之命就是慈悲为怀，而灭傲日神教就是除魔卫道，倒不知傲日神教做过什么作奸犯科之事，才令你们人神共愤，欲除之而后快？”

云蕾怔了一怔，道：“他们……他们……”她时常听到的就是仙魔两派这几场惨烈的厮杀，自己的几位师叔是怎样惨死在傲日神教之手，而这些魔教中人是如何的“作恶多端”却是鲜少听师傅提起，被张丹枫这一问，不由有些张口结舌。

怔了半晌，方道：“傲日神教的教众大多是山精兽妖，非我族类。他们为了修成什么魔功，一次就会杀死数百人，并收取他们的魂魄，使他们永世不得超生，难道这还不算残忍吗？”

张丹枫冷冷一笑：“哦，他们吃人就是作恶多端，那人类与人类的战争呢？为了一家一姓的称王称霸，数千年来争杀不息，哪一次战争过后，战场上不是留下数万亡魂？黄尘是今古，白骨乱蓬蒿。一将功成万骨枯……在这漫无休止的战争中，无数征人暴骨荒野，千万家庭支离破碎……这样的战争却又何时真正地停止过？山精兽妖还都是为了生存而吃人，而人不也是时时刻刻在宰杀动物吗？煎炒烹炸，烧烤炖涮，乃至生吞活剥，几乎无所不用其极，难道这就不是残忍了？”

云蕾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奇谈怪论，张大了口竟是无语可答。心中想道：“自人类的角度来说，异类杀人为凶恶残忍，可如站在兽类角

度来说呢,人类只怕是更比兽类残忍百倍吧!”云蕾被他说得理屈词穷,不由有些羞恼,跳起来叫道:“喂,你怎么处处为魔教说话?难道你是……你是魔教中人?!”

张丹枫似笑非笑地望了她一眼道:“你看我像魔教中人吗?”云蕾望了他一眼,见他唇红齿白,俊美不似凡品,脱口说道:“看上去你自然不是魔教中人啦,不过你为何要替他们说话?”

张丹枫哈哈笑道:“众生平等,我也只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好啦,我们不要再为这些无聊事争论了,走了这大半日,我可是饿得很了,咱们还是先设法祭了五脏庙再说吧!”手一抬,放了那鹿自去逃生。

云蕾见他肯听自己的话把鹿放生,不由转嗔为喜,笑道:“你且在此等待,我去采些野果子来充饥。”

张丹枫眼见云蕾的背影在山中冉冉而没,不由叹了一口气。忽然拍了两下掌,淡淡说道:“你们出来吧!”

眼前一团浓雾散尽,现出两个人来。这两人一个银发红衣,一个绿发青衣。那银发红衣是一位娇艳如火的少女,绿发青衣却是一位相貌丑陋、冷漠如冰的少年!

那红衣少女咯咯笑道:“少主,您好强的灵力,属下二人的雾隐跟踪术还是第一次被人发觉呢。”那青衣少年却只是叉腰深施了一礼,并不言语。

张丹枫看了那青衣少年一眼道:“青冰,你们找我何事?”

青冰只吐出了两个字:“送药。”

随即把手一张,奉上了一个水晶盒,盒内一粒碧荧荧的药丸滴溜溜地滚动。

张丹枫随手接过,叹了口气,把药丸仰头吞下。然后跌坐地上,闭目运功。

那红衣少女和青冰对望一眼,互相点了点头,运起神功在四周设下结界。

不大一会,但见张丹枫周身红光大盛,如火如霞,他被整个罩在里面。

又过了盏茶工夫,红光渐渐消散,终至完全消失。张丹枫缓缓睁开双目,青冰二人一齐拱身道:“恭喜少主又增一岁。”

张丹枫摆了摆手道:“好啦,药我已经吃下了,教主这一次把四大护法派来了两个,只怕不光为送药这么简单吧?还有什么事,雪火,你说吧?”那红衣



少女的名字正是叫做雪火，她叹了口气，笑道：“果然什么也瞒不过少主您。前日在宫中，教主听探报说修仙派已探知少主离开神宫来到人间的消息，已派了大批教众欲对少主不利，故而派属下二人前来保护少主，接少主回宫。”

张丹枫一皱眉，忽然哈哈笑道：“大丈夫做事岂能半途而废？！我尚未找到那天阴圣女，岂能就此回宫？”

青冰深施一礼：“什么事也比不上少主的安全重要！”

雪火也道：“是啊，少主，找到天阴圣女固然对我教极为重要，但少主是我教兴复的希望所在，乃万金之体，万不可蹈险，找天阴圣女的事还是交由属下们去办吧？”

张丹枫微微一笑，摇了摇头道：“天阴圣女关系着我教的兴衰，万不可让她落入修仙教派的手中。而我体内的神灵珠是唯一能感应天阴圣女所在之物，我若此时回宫，只怕会贻误大事。”

雪火和青冰对望一眼，知道少主年岁虽小，处事却极为果断，当下也不再劝，雪火沉思了一霎道：“少主既不愿回宫，请留属下二人在旁护驾。”

张丹枫摇了摇头道：“近日修仙派在蜀山大批集结，只恐要对傲日宫不利。你二人速回宫中，让教主着意防范，我此去自会小心，请教主不必挂怀，待寻到天阴圣女后，自会尽速回宫的。”

青冰二人听他如此一说，知再说无益，只得答应了。行了一礼，便转身离去，刚走了几步，雪火忽然想起一事，回身道：“少主，方才你运功之时，属下二人怕有外物扰了少主便在四周设了结界，刚刚和少主在一起的那位少女曾回到此地寻找少主，我二人怕打扰您，便未言语。现在是否要属下将她寻回？”

张丹枫叹了口气道：“我道那小丫头这许久不回，原来是你两个捣的鬼。好啦，我自去寻她就是了，你二人去吧。”

雪火吐了吐舌，做了个鬼脸问道：“少主，恕属下冒昧问一句，少主是否喜欢上了那位姑娘？”

张丹枫心中“砰”地一跳，面上却未动声色，笑道：“你这小丫头想哪里去了，我不过是想借她混入修仙教内部，寻那天阴圣女的下落。”

雪火道：“和少主在一起的那位姑娘，宛如天仙人，会不会她就是天阴

圣女？”

张丹枫摇了摇头道：“天阴圣女乃天地灵气所生，灵力必定不凡，而那丫头虽也聪明灵慧，但其法力低微，而我体内的神灵珠对她也是毫无反应，断乎不是她！”

雪火叹了口气道：“唉，她如果是天阴圣女那该多好！省得少主还要冒险四处奔波寻找。”

张丹枫心中一跳，面上却未露端倪，忽然淡淡地道：“雪火，我听教主说这天阴圣女乃天地灵气交会，是阴年阴月阴时阴刻所生之人，一身灵力惊人，谁与其结合，谁就会拥有改天换地的力量。那天阴圣女本人呢？在与人结合后，是否也会拥有此等力量？”

雪火怔了一怔，沉思了一霎道：“我听大法师言道，‘这天阴圣女灵体甚是怪异，她如同修仙派的人结合，双方都会灵力大增；而如同我教的人结合，就会灵力脱尽，轻则变为废人，重则丢失性命……’”

张丹枫眉峰轻皱，叹道：“原来如此，我如找到她岂不是害了她一条性命？”青冰忽道：“大丈夫欲成大事，当不拘小节。为了兴复我教，牺牲一个天阴圣女又算什么！何况她又不是我教中人，如让她为修仙派所得，那我教则岌岌可危矣！”

张丹枫叹了口气，暗道：“幸而小笨仙并不是什么天阴圣女，如若不然，我又何忍害她……”挥了挥手，道：“好，你二人去吧，我自有分寸。”

那二人躬身告退，一团浓云乍起，隐身而去。

张丹枫看了看天色，暗道：“那小丫头找不见我，必定焦急万分，我还是去找她罢了。”正欲掐指推算云蕾的去向，忽见天空之上数道光华疾闪而过，落于前方山坳之中。不由一声冷笑，暗道：“原来是修仙派的几个门人弟子到了，他们忽然来到此地，倒不知所为何事？”

云蕾运用神行千里的神功已搜遍了附近数里之内的角角落落，甚至连耗子洞也翻了两遍，可是却依然不见张丹枫的半点踪迹！

和他相处半日，虽然常常被他气个半死，可不知怎的，心中竟和他甚是亲近。这时忽然找不见他，不由得心急如焚，几乎要哭出来，暗道：“他虽然是个凡人，但到底有些武功，应该不会为猛兽所害。就算是他不敌虎狼被叼走，